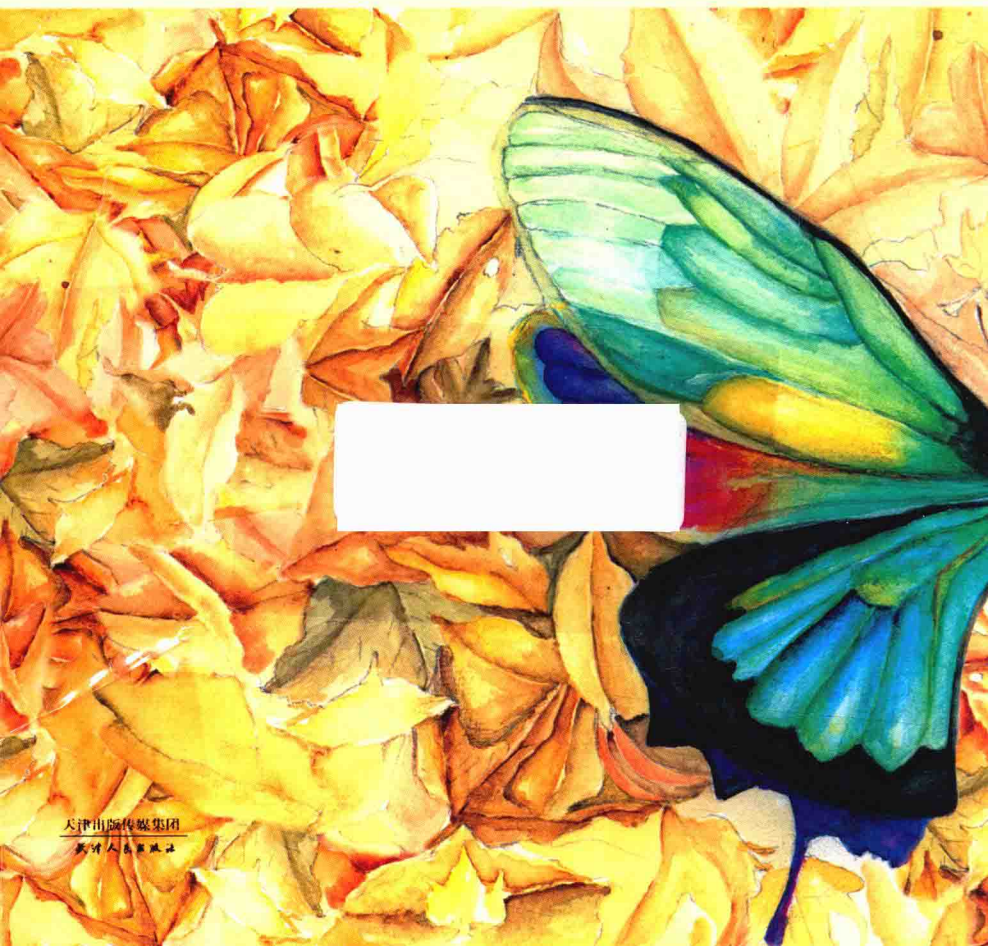


青少年读本

昆虫记

[法] 让-亨利·法布尔 著 戚译引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青少年读本

昆虫记

[法] 让-亨利·法布尔 著
戚译引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虫记: 青少年读本 / (法) 让·亨利·法布尔著;
威译引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5 (2017.7重印)
ISBN 978-7-201-11712-6

I. ①昆… II. ①让… ②威… III. ①昆虫学—青少年读物 IV. ①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8136号

昆虫记: 青少年读本

KUNCHONG JI: QINGSHAONIAN DUBEN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张 璐
产品经理	赵海萍
装帧设计	谈 天
制版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发 行	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7.25
印 数	15,001-20,000
字 数	180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5月第1版印刷 2017年7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021-64386496)

19世纪末，法国南方的塞里尼昂，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家行走在田间。他的皮肤被强烈的阳光晒得很黑，双手十分灵巧，时而拨开草叶和石头，寻找虫子的踪迹，时而趴在地上，盯着昆虫洞穴如痴如醉地看上半天。

农民们把他当成怪人，说他要么脑子有问题，要么掌握着什么发财的秘密。然而，就是这个怪人法布尔，写出了十卷《昆虫记》，并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雨果称赞他是“昆虫界的荷马”，达尔文说他是“无法效仿的观察家”。

1823年12月21日，让-亨利·法布尔（Jean-Henri Fabre）出生在法国南部小城圣莱翁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在祖父的农场上度过了美好的童年，那里的自然风光、父亲赠送的动物识字书、一本《拉封丹寓言》，构成了他最初的启蒙教育。

19世纪的法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转型的初期，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受到极大冲击，大批农民被迫离开家乡，到新兴小城市或其他乡村艰难谋生，法布尔一家也是如此。法布尔在一间用谷仓改造的乡村小学教室里读了三年，随后就跟着父母四处搬迁，他当过教堂侍童，也卖过水果。他的父亲曾开过一家经营惨淡的小咖啡馆，由于家境贫困，父亲多次要求他放弃学业，但法布尔抓住一切免费机会上学，还

掌握了拉丁语和希腊语。

在法国，学生通过高中毕业会考后可以直接申请就读普通的大学，也可以继续读预科班，再报考更好的高等专科院校。读预科班一般需要两三年时间，但法布尔只读了一年，就以年级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十七岁就进入了师范学校。两年后，他从学校毕业并当上了小学教师。在南部城市卡庞特拉教书期间，他一直坚持自学。同时，他受到法国著名博物学家莱昂·杜福尔（Léon Dufour）作品的影响，对研究昆虫产生了兴趣。

1849年，二十六岁的法布尔前往南科西嘉省首府阿雅克肖担任初中教师，收入也增加了。他开始充分利用闲暇时间研究昆虫，并跟随动物学家阿尔弗雷德·莫坎恩-丹东（Alfred Moquin-Tandon）学习了关于昆虫、节肢动物、爬行动物等方面的知识。阿雅克肖位于科西嘉岛，属于地中海气候，地理环境丰富多样，整个岛屿按海拔高度可以分为海岸带、山地带和高山带，孕育了多种多样的生物，是研究昆虫和海洋动物的好地方。1853年，由于种种原因，法布尔不得不离开这里，回到家人身边，在法国东南部阿维尼翁的一所重点中学教授物理和化学。

此后，法布尔在阿维尼翁生活了十八年，并在此期间陆续发表论文，介绍自己的观察成果。在1854年冬天，他读到杜福尔关于节腹泥蜂的一篇论文，这种昆虫在他生活的旺图山一带很常见，他便着手进一步研究。次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节腹泥蜂的习性及其长时间保存鞘翅目昆虫、以供幼虫食用的方法》（*Observations sur les mœurs des Cerceris et sur la cause de la longue conservation des Coléoptères dont ils approvisionnent leurs larve*）。这篇论文修正了当时杜福尔的错误观点，赢得了法兰西学会的赞誉，获得了1856年的蒙第雍奖（Prix Montyon）。杜福尔还给他写信表示祝贺。

1855年，法布尔在巴黎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从此，这个来自法国南部偏远地区的乡村教师凭着不懈努力，终于踏入了学术圈。

法布尔充分利用法国南部的自然资源，对膜翅目、鞘翅目的多种昆虫进行了仔细观察，发表了多项研究成果，并和一些当时有影响力的学者成了朋友。连著名的生理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都曾专程前来拜访，向他请教关于家蚕的问题。

1866年，在多位学者的举荐下，法布尔成为阿维尼翁博物馆的馆长。翌年，法布尔的仰慕者、当时的法国教育部长维克多·杜鲁伊（Victor Duruy）前来拜访。由于他的推荐，法布尔获得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并得到了拿破仑三世的接见。

杜鲁伊任命法布尔到成人夜校任教，课程对公众开放。他的植物学课程大受欢迎，吸引了大批好奇的村民，也得到了有识之士的欣赏。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立法允许女性接受世俗的中学教育，杜鲁伊受到保守人士的猛烈抨击，被迫辞职，法布尔也受到牵连，保守人士批评他在课堂上对中学女生讲解授粉过程和花朵解剖结构。这所夜校仅仅办了两年就被迫关闭，法布尔也不得不离开耕耘二十八年的讲台。

全家人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顿。好在法布尔的好友、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慷慨解囊，给了他三千法郎，让他举家迁往奥朗日。

法布尔在奥朗日生活了八年，靠编写教材为生。他先后出版了许多关于数学、植物学、动物学、化学等方面的教材，这不仅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也使得他的文风逐渐成熟。在儿子儒勒的帮助下，他开始在自家的花园里观察昆虫，完成了第一卷《昆虫记》。

儒勒是几个孩子中最有天赋的一个，被法布尔视为接班人。然而，1879年儒勒因病夭折，年仅十六岁。法布尔悲痛欲绝，他决心离

开奥朗日，并在塞里尼昂买下一块荒地，打算度过余生。

法布尔在塞里尼昂度过了三十六年。妻子逝世后，1887年他娶了比自己小四十一岁的女仆，又生了三个孩子：保罗、波琳和安娜。

在昆虫和孩子们的陪伴下，法布尔感到了生命的力量，渐渐找回了内心的平静。他继续潜心研究昆虫，将观察笔记写成十卷《昆虫记》，于1879到1907年间陆续出版。众多朋友和崇拜者非常支持他，荣誉也接踵而来。1913年，当时的法国总统雷蒙德·庞加莱还亲自造访荒石园，为法布尔颁发法国国家人物奖（l'hommage de la Nation），称赞他“以专注的观察、深刻的洞察力和亲切的情感观察那些最卑微的小生灵，并作出了伟大的发现”。

法布尔终生笔耕不辍，直到1915年逝世。

《昆虫记》已经有不少译本，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但是，先前的译本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昆虫名称大都根据法语俗名直译，不够严谨。如第十四章的主角孔雀天蚕蛾，法语俗名直译为大孔雀蛾，或大孔雀蝶。如果用这个名称在网络上搜索，就只能找到《昆虫记》中译本相关的资料，查不到具体的物种信息，更找不到学术界对于这种昆虫的描述。

这种翻译有时候还可能造成误解。如法语中的“松毛虫”其实指的是松异舟蛾，属于鳞翅目舟蛾科，主要分布在欧洲南部和北非地区；中文学术文献中的松毛虫指的是枯叶蛾科松毛虫属（*Dendrolimus*）。同样，法语中的“黑蚂蚁”“灰毛虫”，对应的中文名分别应为黑毛蚁、地老虎。法布尔对自己观察的昆虫一般都能鉴定到属，怎么会出现黑蚂蚁、灰毛虫这样笼统的名称呢？

当然，这个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译者。先前的译本大多翻译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网络还不够发达。要根据法语俗名找到学名，进

而查找中文正名，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互联网是不可能完成的。今天，我可以用维基百科查找一个物种在多种语言中的描述，用谷歌学术查找相关的研究，用国家动植物博物馆的数字标本馆查找物种的中文正名、分类信息。我无法想象，在几年前的网络环境下我要如何完成这一任务？亨利·福特说过，“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当样样都通一点，并且对某一方面样样精通（A well-educated man should know something of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of something.）”。我认为互联网最大的作用，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

借助网络的力量，本书对昆虫名称和昆虫解剖学中的专业名词都尽量进行了规范的翻译。也许蝓蝓、松毛虫这样的翻译看起来更亲切，也更容易理解，但是我认为《昆虫记》首先是一部科普作品，它在科学上的价值远大于文学，不应该为了语言美而牺牲科学性。况且，人们对螽斯、松异舟蛾的名字感到陌生，这恰恰说明科普还做得不够好。

最后，感谢严莹、陈娉莹、应征、陈染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给我的专业帮助和热情支持。

戚译引

2016年3月9日

命名：每一种生物，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叫法，怎么知道不同地区的人所说的是同一个物种呢？1735年，瑞典著名的植物学家林奈（Carolus Linnaeus）在《自然系统》一书中正式提出双名法，物种命名的问题就此解决，并沿用至今。

林奈提出的双名法规范了物种的命名，每种生物的学名由两个拉丁字组成，前者首字母大写，为物种的属名，后者为物种的种名，印刷时使用斜体。

分类：属和种对应生物分类系统中的两个分类阶元，分类阶元共包括界、门、纲、目、科、属、种七级，近缘的种归合为属，近缘的属归合为科，科隶于目，目隶于纲，纲隶于门，门隶于界。

例如：

金花金龟的分类地位

动物界——节肢动物门——昆虫纲——鞘翅目——花金龟科——花金龟属——金花金龟

学名：*Cetonia aurata*，*Cetonia*是属名，代表花金龟属，*aurata*是种名，意为含金的。

目录 | Table des matières

P001 荒石园 | L'Harmas

你们探索死亡，而我探索生命。

P011 圣甲虫 | Le Scarabée sacré

它们的工具包就像一个科技博物馆，各种挖掘工具一应俱全。

P031 多毛长足泥蜂 | L'Ammophile hérissée

这个外科手术专家每一次出手，都精确得如同拿着尺子在丈量一般。

P041 蜾蠃 | Les Eumènes

它知道如何将实用与美观合二为一，圆顶房子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家的杰作。

P055 红牧蚁 | Les Fourmis rousses

无论道路多么曲折坎坷，它们总能满载食物回家，这是依靠嗅觉还是视觉的指引？

P072 法国狼蛛 | La Tarentule à ventre noir

这是位大胆的猎人，它全靠自己的技艺谋生。

P091 天牛 | Le Capricorne

幼虫能够清楚地预见未来，冒着生命危险准备好逃生之路。

- P103 蝉出地洞 | La Cigale-la sortie du terrier
若虫通过这个气象观察站，了解外面的天气变化，以便迎接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 P111 蝉的羽化 | La Cigale-la transformatton
它就像体操运动员一样完成了高难度动作，卓越的平衡能力让人惊讶。
- P120 负葬甲 | Les Nécrophores-l'enterrement
这个入殓师平时动作僵硬迟缓，掘墓的时候却出奇麻利。
- P133 蟋蟀的歌唱和交配 | Le Grillon-le chant-la pariaade
求爱的歌声再次响起，中间夹杂着片刻的静默和低低的颤音。让我们看看你的乐器吧！
- P147 大螯步甲 | Le Scarite géant
它们能像火枪一样喷出灼热的气体，点燃捕食者的胡须。
- P158 欧洲榛实象 | Le Balanin des noisettes
准备了美味佳肴，把不速之客拒之门外，无忧无虑的隐士就在里面不断长大，长胖。
- P170 孔雀天蚕蛾 | Le Grand-Paon
棕红色天鹅绒外衣，白色的毛皮领带，翅膀中间的大眼睛如同彩色的虹膜，美貌非凡。
- P186 花金龟 | Les Cétoines
它吃得瘫倒在水果旁边，就像一个酣睡的馋小孩，嘴角还沾着面包屑和果酱。
- P202 大萤火虫 | Le ver luisant
这个提灯笼的家伙，到底靠什么来发光？
- P215 学名翻译对照表 | Tableau comparatif des noms

荒石园¹

L'Harmas

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这是我的愿望”²。一小片土地，不用太大，但要有篱笆的保护，来隔绝马路上的喧嚣；这片被遗忘的角落，它贫瘠，被太阳烤得火热，却是蒺藜³和膜翅目的生灵喜爱的家园。我可以免受来往行人的打扰，向沙泥蜂和泥蜂⁴发问，专心投入到这场艰深的学术研讨会中。一问一答之间，实验是唯一的语言。四处奔波会浪费时间，遥远的路途又让人心烦气躁，而在这里，我不必跑得太远，就能制定一份偷袭计划，布下陷阱，随时去看看发生了什么。“这是我的愿望”，我的梦想，它始终被我精心呵护，而未来变幻莫测，使得它如此遥不可及。

在田野里搭建一个实验室并非易事，尤其是在每天都为生计发愁的艰难时期。四十年来，我一直在以不可动摇的勇气和这穷困潦倒的生活搏斗。朝思暮想的实验室终于落成，这是我孜孜不倦、顽强奋斗的结果，其中的艰辛无以言表。也许接下来我需要一点儿闲暇时间，这是个更重要的条件。之所以要说也许，是因为我仍然没有完全摆脱

1. 1877年9月，法布尔的儿子儒勒病逝，年仅十六岁。儒勒曾协助法布尔研究昆虫，法布尔也将他视为自己的接班人，他的离世令法布尔悲痛万分。于是法布尔搬离旧居，迁往荒石园，开始撰写《昆虫记》第二卷，以纪念儒勒。本文即《昆虫记》第二卷的开篇。

2. 原文为拉丁文“Hoc erat in votis”，出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讽刺诗集》第二卷第六节。

3. 蒺藜，音jì

4. 此处指泥蜂科的沙泥蜂属和泥蜂属。

苦刑犯的枷锁。但我的心愿终究是实现了。噢，也许我来迟了，我可爱的虫子们！我担心，当山珍海味终于呈现在面前，我却已经老得掉光了牙齿，无福消受。是的，有点儿晚了。最初的海阔天空，如今只剩下一小片局促得令人窒息的穹顶，一天比一天更低沉阴郁。除了那些失去的东西，我对过去无怨无悔，甚至从不曾怀念消逝的青春。我没有任何遗憾，也不抱任何希望。岁月已将我侵蚀得面目全非，我甚至开始质疑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

废墟之中，还有一道残垣屹立不倒，安稳如山，那是我对科学真理的衷心热爱。我心灵手巧的昆虫们啊，我能否凭着这份热情，为你们的历史郑重地添上几页？

我满怀美好的心愿，但会不会力不从心？为什么我把你们冷落了这么长时间？一些朋友因此责怪我。啊！请告诉朋友们，你我共同的朋友们，我没有忘记你们，也并非因为懒惰而忽视你们、抛弃你们。我在乎你们，我相信，节腹泥蜂的巢穴里藏着更有趣的秘密，等待我们去发现；泥蜂的狩猎还会带来更多的惊喜。但我没有时间。我单兵作战，孤立无援，苦苦对抗这凶险的命运。在高谈阔论之前，生活还要继续。把我的话转告它们吧，它们会宽恕我的。

其他人批评我的语言，认为它不够严肃，或者说，缺乏那种死板的学究气。他们认为，如果一篇文章能让人毫不费力地读完，那么它就没有蕴含着真理。按照他们的说法，只有晦涩难懂的文章才是深刻的。来吧，你们！你们这些手持长矛、身披铠甲的昆虫，请来为我辩护，为我作证！告诉他们，我与你们是多么亲密无间；我带着怎样的耐心进行观察，又怎样一丝不苟地记下你们的一举一动！你们的证词是一致的：我的文字里虽然没有空洞的公式，没有一知半解的胡言乱语，但每字每句都是我所观察到的事实，不多，也不少。如果其他人想对你们发问，也会得到同样的答复。

我亲爱的虫子，如果你们没法说服那些无理取闹的人，是因为我没有将你们描写得令人生厌，那就让我亲自告诉他们：“你们把昆虫开膛破肚，而我研究的是鲜活的生命；你们将昆虫塑造成恐惧和怜悯的对象，而我要激发人们对昆虫的喜爱；你们在刑房和屠宰场一般的实验室里工作，而我在蓝天之下、在曼妙蝉鸣中观察它们；你们用化学试剂检测细胞和细胞质，而我研究本能最高级的表现形式；你们探索死亡，而我探索生命。我为什么不把我的想法都说出来呢？野猪会把清澈的山泉搅得一片浑浊，博物学本该成为年轻人引以为荣的事业，却因为细胞研究的突飞猛进而变得令人生厌¹。有识之士和哲学家有朝一日也许会对‘本能’这个深奥的问题产生兴趣，如果说我是为他们写作，那么我可以说，我也为年轻人写作，希望能让他们爱上令你们如此憎恶的博物学，这才是我的主要目的。所以，在保证严格尊重事实的前提之下，我尽量避免把文章写得像你们的科学论文一般。唉！论文读起来常常像休伦人²的语言一样晦涩难懂！”

但目前来说，这还不是我的工作。我要谈谈我心爱的土地，我要细心耕耘，把它变成观察鲜活昆虫的实验室。在这个小村庄的灯火阑珊处，我终于拥有了它。这是一片荒石园。在当地方言中，荒石园（harmas）指的是未经涉足、布满碎石，连百里香都无法生长的土地。它实在太贫瘠，没有耕种的价值。春天，绵羊偶尔经过，吃一点儿草。不过，乱石之下还有着红色的土壤，所以我的荒石园并非完全荒芜，听说这里还长过葡萄藤。实际上，如果你挖坑种树，还会发现到处是珍贵的树根，因为岁月久远，几乎炭化。在各式各样的农具中，只有三齿大叉能撬动如此坚硬的土地。很遗憾，这里最初的植被

1. 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于1665年首次发现细胞，并为其命名。19世纪中后期，细胞研究突飞猛进，因此法布尔感到博物学受到了冷遇。

2. 休伦人（Hurons）即17世纪时法国探险家在北美洲发现的印第安人。

都已消失，再也看不到百里香和薰衣草的身影，看不到一丛丛的胭脂虫栎——这是一种低矮的栎树，一抬腿就能跨过去。这些植物，尤其是前两者，对我而言是有用的，蜜蜂和胡蜂需要采食它们的花蜜。我不得不在耙过的土地上再次种植这两种植物。

一些植物很快不请自来，在这里肆意繁衍。它们总是首先出现在被耕耘过的土地上，随后定居下来，生生不息。偃麦草¹，这是一种讨厌的禾本科植物，就算你和它斗上三年五载，也没法彻底消灭它。在数量上占第二位的是各种矢车菊，它们全身都是尖锐的刺，张牙舞爪，凶相毕露。它们中有黄矢车菊、丘陵矢车菊、星苞矢车菊和粗星菊，其中以黄矢车菊数量最多。

在这乱麻般的矢车菊丛中，一枝金黄菊傲然挺立，如同巨大的枝形烛台，橙黄色的花朵就是上面的火焰，它的刺如同钉子般尖锐。



◇ 偃麦草
Elytrigia repens

上方是一株伊利里亚大翅菊，它的茎稀稀落落，一根根挺得笔直，足有一两米高，顶端的花朵好像粉红色的绒线团，它的刺与西班牙洋菊相比毫不逊色。还有菊中的小矮人家族：首先是猛菊，它简直武装到了牙齿，就算是采集植物的人都会觉得无从下手；随后是翼菊，它长着浓密的叶片，叶脉的末端特化²成一根根尖刺；还有黑叶飞廉，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插满了针的玫瑰花结。在这些菊之间的空地上，露莓带刺的茎匍匐生

1. 偃[yǎn]麦草是禾本科植物中的一个属，包含多个种类，分布十分广泛，是常见的杂草。

2. 特化指一些器官为了适应特殊的环境，进化成特别的形态。比如仙人掌的叶子特化成尖刺。



◇ 丘陵矢车菊
Centaurea coll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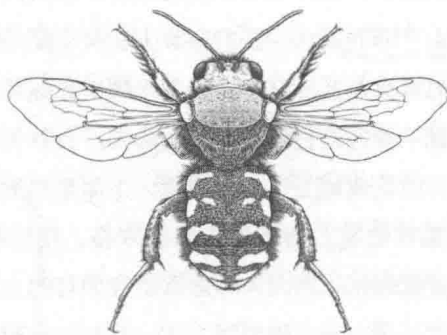
◇ 金黄蓟
Scolymus hispanicus

长，这是树莓的近亲，会结出带蓝色的果实。想要闯进这布满荆棘的丛林，探访昆虫产卵的巢穴，我们得穿上长及小腿的靴子，否则双腿就会被刺得鲜血直流，又疼又痒。只要土壤中还保留着一些春天的雨水，这片植物就不会失去它们狂野的生命力。各种矢车菊开出大团大团的黄色花朵，给这里铺上了一张地毯，上面是西班牙洋蓟堆成的金字塔和大翅蓟柔软的茎。当干燥的夏日来临，便只剩下满地枯枝败叶，一根火柴就能燃起熊熊大火。这就是我拥有的土地，或者说它本来就是这样。这是我心爱的伊甸园，它让我与昆虫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经过四十年的艰苦抗争，我终于拥有了它。

我将它称为伊甸园，就它对我的吸引力来说，这个称呼并无不当。虽然这片土地十分贫瘠，从来没有人愿意在这里撒下一把芜菁的种子，但它却是膜翅目昆虫的天堂。茂盛的矢车菊和蓟将附近的昆虫吸引而来，在我观察昆虫的研究生涯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昆虫聚在一起。各种能工巧匠济济一堂，有以捕杀各种猎物为生的捕食者，有建房子的泥瓦匠，有用棉线纺纱的纺织工，有将叶子或花瓣裁剪成零件的组装工人，有锯木头的木匠，有在地下挖出坑道的矿工，有吹气球的工人。还有谁？我也数不清了。

这是谁呀？黄斑蜂，它正忙着把黄矢车菊茎上蛛网般的绒毛收集起来，团成一个绒球，骄傲地用大颚叼在嘴里。它要把这个绒球搬到地下，做成盛蜂蜜和卵的毛毡袋。那些正在激烈地争夺战利品的又是谁？切叶蜂，它们的腹部下方长着黑色、白色或火红色的花粉刷。它们要离开这一片矢车菊，去附近的灌木丛切下椭圆形的叶片，用来制造盛食物的容器。那边几位穿着黑丝绒衣服的又是谁？是石蜂，它们加工泥巴和砾石。在荒石园遍地的乱石上，到处是昆虫们的建筑。哎，那些大声嗡嗡叫着，猛地腾空飞起的是谁？那是条蜂呀，它们住在旧墙和附近向阳的斜坡上。

◇ 黄斑蜂
Anthidium sp.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壁蜂，一只正忙着在蜗牛螺旋形的空壳上建造蜂巢，另一只把一小段干枯的露莓茎挖空，为幼虫准备一个圆柱形的婴儿房，它还会用隔板将婴儿房分成几层。第三只壁蜂把一段被切下来的芦苇当成了天然的管子。第四只霸占了石蜂的空巢，成了不交房租的房客。还有长须蜂，它们中的雄性有着长长的触角；准蜂的后足上有巨大的毛刷，用来收集花粉；还有庞大的地蜂家族，腹部纤细苗条的隧蜂……以及其他的昆虫，我就忽略不计了。如果要一一细数这片矢车菊中的房客，那几乎得把整个蜜蜂家族都算上呢。我曾经把我新发现的昆虫呈给波尔多的一位昆虫学家——学识渊博的佩雷教授，